發佈：2008-10-08, 週三 18:23
點擊數：4548

這不是影評，是觀後感。

在台北西門町的電影院裡，我拉高了觀眾的平均年齡。但是，聽說別的戲院有許多中古的在排隊。看戲中，聽到許多笑聲，這是詼諧的本土符碼被觀眾接收；在散場的樓梯間聽到許多讚美，每個人抓取到的可能不同。我被它的社會意涵所感動。我試圖拉出幾條軸線，不管魏導演是否同意。古（過去）與今（現在）、中（台灣）與外（日本）、殖民與被殖民、理想與現實、城與鄉、世代（老中青幼）、族群（原、閩、客），而貫穿整部戲的是愛情。

從阿嘉騎機車逃離繁華的台北城為序幕，拉出了台灣城鄉差距的線，一位自認有才華的年輕音樂人，經歷十五年的打拚，仍然無法在城市中爭得一席之地，必須回到恆春小鎮，依靠父母。工業化把恆春留給老人與兒童，八十歲的茂伯還在當郵差送信。這個場景在台灣比比皆是，但台北人不一定懂。

靠著鎮民代表主席關說取得郵差代班的阿嘉，屈服於現實的殘酷，多麼不對稱的妥協。卻又把受過都市洗禮的年輕人的不切實際、不負責任、不在乎他人感受的習性呈現在怠工、謊報業績上。相對於老郵差的專注、負責、吃苦耐勞、樂在其中，彰顯了農業社會孕育出的勤樸性格。代表會主席斥責推銷小米酒的馬拉桑不走樓梯等電梯的懶惰，及期待阿嘉的樂團能為地方爭一口氣，這又是上一代對年輕世代的擔憂與期許。然而，年輕的阿嘉也會責怪更年幼的大大彈琴太隨性，忽快忽慢，不能配合團隊。劇中透過老中青幼世代間不滿與期待，點出台灣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，再到後工業社會，短短四十年間，經歷了四個世代、三個不同的世界的匆促。

劇中最細緻的是看到台灣底層社會族群間的生命經驗，在閩南占多數的社會中，客家人馬拉桑的勤快、打拚，魯凱族原住民勞馬的率真。然而，當這塊土地被掌權者不斷地以ＢＯＴ的方式利益輸出，使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的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，大家的命運其實是同款的。套上二次大戰時英國人常掛在嘴邊的：當炸彈飛來時，是不會選擇階級的。戰後的英國人藉此共同建立了一個有共識的福利國家。魏導透過樂團、婚宴，顯現族群間共同的語言是真情流露的同甘共苦、患難與共。

作為愛情戲碼背景的台日關係，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經驗，發展出跨國的愛情故事，以六十年後日本樂團來恆春表演再次迸出的台日愛情，相互輝映，再加上洋妞模特兒來到恆春，將這個小鎮推向全球化。本土的月琴是被下架了的舊貨，即使這個國家表彰了國寶級藝人。不忘「我是國寶！」的茂伯，還是被社會遺忘，被年輕遺忘，更不用說不被外國人所理解。

台灣在面對被殖民、工業化、後工業化、全球化的過程裡，小島友子的孫女明珠曾經到過日本工作，或許是上一代的情緣未了，結婚生女，又倦鳥歸巢，是緣已盡嗎？台灣的國際關係已從日本擴大到歐美，本土更為虛弱、無力。國寶級的藝人多麼想參與這塊土地的守護，卻差點沒有機會。最後用月琴彈奏出舒伯特的名曲「野玫瑰」，總算找到了出路。

殖民經驗透過跨國愛情，以身著白衣的友子的私奔送別與日本教師的反悔逃避表達，而又經由塵封的情書中，唯美的字句呢喃著不該、不捨，祝福與不知如何自我解構存檔。

Phoca PDF

發佈：2008-10-08, 週三 18:23
點擊數：4548

愛情是這部戲的核心。代表主席與阿嘉母親的愛夾雜著生活寄託與含蓄感情。勞馬與魯凱公主的痴情許諾，浪漫卻抵擋不了現實的殘酷。水蛙愛上不該愛的性感熟女老闆娘，卻是那麼真實而令人扼腕，美麗的老闆娘是該有愛情的，而不只是生育的肉體。馬拉桑愛慕著櫃檯小妹美玲，在銷售出六十打小米酒後，流露真情地擁抱美玲的那一剎那，愛情如煙火般綻放。唯一最速食的愛情是阿嘉與友子的一夜情衝動。然而，這些愛情在劇中雖不便全被歌頌，但被看見、包容，凸顯台灣不同世代的愛情正在共同散發著，而婚姻與愛情間的矛盾也無奈地存在著。可喜的是人們也成熟地處理著。

這是電影給台灣社會的提醒，我們必須更關心鄉土，否則它會消失。

資料來源：中國時報 2008-10--8

Phoca PDF